

阿 尔 巴 尼 亚 短 篇 小 說

在国境线上

卢·卡費澤齐等著

在国境线上

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

〔阿尔巴尼亚〕卢·卡费泽齐等著
屠 珍 梅紹武 高常筠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在国 境 綫 上

书号 10011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绍兴路74号)

字数 11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1964年9月上海新1版 1964年12月上海第2次印刷

定价(3) 0.61元

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目 次

瑪希庫羅之戰 ·····	米·格拉麥諾	1
游擊隊員 ·····	姆·卡拉瑪泰	8
英勇的女游擊隊員 ·····	斯·科諾米	23
奧羅西的瑪拉 ·····	杰·阿里巴里	27
阿波羅尼古城軼事一則 ·····	斯·卡柯里	42
兩發子彈 ·····	托·法拉歌里	49
在國境線上 ·····	盧·卡費澤齊	60
新年禮物 ·····	舍·穆薩拉伊	72
他欠了我一條人命 ·····	盧·卡費澤齊	83
馬薩爾老爺的頭髮旋兒 ·····	耶·左查	100
他們拆掉了我們的屋頂 ·····	阿·恰奇	111
新嫁娘 ·····	法·吉亞泰	138
幸福蘋果 ·····	斯·斯巴塞	153
自由的開端 ·····	舍·穆薩拉伊	159
第一座房子 ·····	阿·恰奇	166

頑固的脑筋	法·吉亚泰	178
落后分子	法·吉亚泰	186
婚礼面纱	蒂·麦尔提里	206
英勇勋章	齐·薩科	213
薩尔·赛尼的长子	季·舒特利奇	226
誤解的消除	法·吉亚泰	239

瑪希庫羅之戰

米·格拉麥諾

我想尽力扼要地描述一下瑪希庫羅之戰，一場永不會被人遺忘的戰役，而且將會在阿爾巴尼亞復興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篇章。戰士們在這場戰役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將是我們全體後繼者所學習的榜樣。阿爾巴尼亞的戰士在這兒，象斯坎德培①時代一樣，受到人們同樣的敬仰。

事情發生在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②星期四夜里；當時我們都認為一切平安無事，便躺下來睡覺。我們一點也沒有發覺敵人在追蹤我們的跡象。但是後來賽希茲起來，朝窗戶外一瞧，突然嚷道：

“米哈爾，過來！瞧！那邊是群小學生還是什麼的？”

我還沒弄清那邊是群什麼人，賽希茲用小望遠鏡望了望那伙人，又嚷起來：

“快，快离开这儿！敌兵在包抄我们！”

于是，我们抄起背包、毛大衣和枪支，迅速地奔向底层，翻过墙头，走出大门。一来到户外，我们就蹑手蹑脚进入一条深邃的、岩石累累的小溪。

我们忙着赶路的时候，敌人的军号响了，枪弹噼噼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啊，这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时刻！放枪前那一阵军号声，听起来非常凄凉，好象敌人敲起可怖的丧钟。

子弹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嗖嗖之声震耳欲聋，但是我们鼓足勇气，闪开这颗又避开那颗，随后我们也就习惯了，对这种响声不再感到困扰。

从山上下来的敌兵，有切断我们去路的危险，而且想一下子把我们干掉，幸亏赛希兹和阿斯兰脚快，飞也似地奔到一座坍塌的粮仓前，从那儿射击，打死了两名敌兵，为我们越过那里扫清了道路。

① 斯坎德培 (1405—1468)，阿尔巴尼亚伟大的民族英雄，曾领导人民打退土耳其的侵犯，捍卫了祖国。

② 阿尔巴尼亚从十四世纪末叶起即遭受土耳其人的统治，至1912年方始获得独立，在这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断起义，反抗侵略者。

我們确实越了过去，但并不是每人都是好运气。哈杰萊丁·特里米希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倒下了。他为祖国的光荣事业，为祖国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敌人的一颗子弹正射穿了他的头顱，灵魂归天了。我想把他叫起来，可是他一动也不动了。我最后朝他瞥了一眼，看到他脸上浮现着天使般美丽的光輝。我叹口气，举眼望天，祈祷上蒼，愿哈杰萊丁的灵魂，这个为阿尔巴尼亚的自由流血牺牲的、勇敢无畏的小伙子的灵魂安息。賽希茲克制住自己，只喊道：“阿尔巴尼亚万岁！我們发誓要象哈杰萊丁为国捐躯那样为祖国貢獻出自己的生命！赶快占好位置，奋勇杀敌！”于是我們和賽希茲排成一列，佐曼和慕夫达尔站在前排，阿斯兰和我守在側翼。

七点钟的时候，展开了一场真正激烈的战斗。敌兵朝前蠢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攏过来，連續不断地射击。我不想夸大，事实上敌兵有一百五十名之多，而我們只有刚才說过的五个人。此外，我們还得非常节省地使用子弹，賽希茲一直叫我們不要虛发一枪。

枪弹暴雨一般袭来，我們却保存自己的弹药慢慢发放；我們一边唱歌，一边开枪，給以同样的回击。

請原諒我缺乏才能，不能很好地描繪出我們那位剛

毅的賽希茲隊長所表現的英勇气概。他打起仗來就象蛟龍一般活躍，給我們戰士的增加了光采。我們的民族史將會驕傲地提到這個青年的名字，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

他光頭赤腳，頭髮倒豎，手里拿杆槍，嘴上咬着一把匕首，一邊象一個卓有經驗的司令員跑上跑下指揮作戰，一邊射擊土耳其兵。那天，他臉上的神采比往常還要煥發，他步法輕捷，與其說象個戰士，不如說象個舞蹈家。

他愛把腦袋伸出壕洞，用土耳其話沖敵兵喊話，勸告他們撤離，不要流這冤枉血，為了這個緣故我老罵他別冒這個危險。他叫那些軍官從隱蔽的地方滾出來，到空地裡來一對一地較量較量。但是那些軍官叫我們投降，並且許下各種虛假的諾言，說什麼土耳其君主不僅會寬恕我們，還會封給我們官職。

那些亞洲人試用各種策略來瓦解我們的鬥志，但是賽希茲也痛罵回去。他沖他們嚷道：“斯坎德培的子孫，絕不投降！我們會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一個阿爾巴尼亞人知道怎樣為他的祖國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一梭梭子彈朝他打來。

噢！看到鮮血從賽希茲前額冒出來，真使我吃了一

惊。我脸上一定显得非常苍白，惊慌失措，怪他不听我的劝告。我连忙跑过去急救，可是賽希茲抹掉脑門上的鮮血，說道：“不要惊慌，米哈尔！只不过让一块石头碰破点头皮。”說完他又抄起步枪，瞄准射击，打倒那个土耳其兵。

賽希茲是个神枪手。論枪法，誰也比不过他。他瞄准，又冲一个占据要塞的敌兵射击。那个士兵沒有动弹，定住在那儿。賽希茲以为他还活着，又接連朝他射了几枪。解围后，我們才发现沒有一枪虚发，十六发子弹顆顆射穿了那个敌人的胸膛。

我們頑强作战，使围攻的敌兵不能挨近我們，这样一直战斗到深夜两点。軍号又响了。到那时止，我們已經打死八个敌兵。軍号是把剩下的敌人集合起来。我們以为他們准备撤退了，但是敌人的軍官另有計劃。五分钟后，又吹响了攻击的軍号，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冰雹似的子弹从我們头頂飞过。敌兵打过来的枪弹密得簡直使我們无法回击。

敌人的策略看来是这样的：絕大多数的兵士朝我們不停地射击，同时派另一小股人在火力掩护下偷偷爬到我們的陣地来，不是杀死我們，便是把我們生擒活捉。然

而，我們那位勇敢的賽希茲打垮了敵人的計劃。他催促我們迎擊，而自己却象獅子一般撲向那些爬行的敵兵，使他們無法接近我們的陣地。

戰鬥一直延續到四、五點鐘。土耳其兵看到他們的計劃化為泡影，只好減少了射擊，撤下另兩個被打死的敵兵，撤離了。

我們的伙伴慕夫達爾，在這場戰役中表現得那樣英勇非凡，真使我們驚訝不已，但是他不幸受了傷。

受傷之後，他朝邊上挪動了一點，開玩笑似地說：“這群壞蛋，他們只傷了我一根毫毛！”我可大吃一驚，趕緊用綑帶包好他的傷口，想安慰他兩句，慕夫達爾却不是懦夫。他對我的安慰反問道：“米哈爾，還有什麼比為祖國犧牲更美好！”

傷口冷卻後，反而使他感到疼痛了。勇敢的慕夫達爾請求我們不要撤下他，活着落到土耳其人手里。慕夫達爾這番話使我們極受感動，我們很擔心他的健康，儘管我們沒有喪失任何信心。

戰鬥平息下來，偶爾還可聽到一聲冷槍。我們翻開口袋，把剩下的煙屑收集攏來，卷成一根煙卷，每個人抽上一口，余下半截遞給慕夫達爾。這是那天我們所抽的

唯一的一根烟。我們的背包里一块面包也不剩了。

就是这样，在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一个下雨天，既沒有面包，又沒有烟草，我們进行了这场瑪希庫罗之战。

屠 珍 梅紹武譯

游 击 队 員

姆·卡拉瑪泰

山峽是在一條狹長的小溪的源頭地方。有好幾處，這條小溪變得那麼狹窄，以致山坡好像成為岩石之間唯一的曲折的小徑了。沿着小溪有好幾公里的路上，找不到一個泉源，一口井，一個瀑布。從皮慈高地那里流來的一條小河，從那山峽的口子上流過，隱沒在一個大岩洞里。那個大岩洞，常常有岩鴿和野鳩來做窠。傳說，這條河在岩洞內部流過二十多公里，到了下游才再出現在地面上。不管怎樣說，從來沒有人敢深入這個岩洞走到二三百米遠的地方。

小溪的北邊逐漸開闊，旅客在那里才見得到容量較多的水面，或者渾水的池子。在這些多水地方的附近有幾個牧場，這是在這條荒溪附近唯一有人迹的標記。如果旅客在長途旅行之後或者在夏天的酷暑下感到口渴了，

不愿喝渾水池子里的水，当地的牧场管理人乐于送給他一杯脫脂奶水，或者純牛奶，但是决不会送他一杯清水，因为背了小桶到最近的泉水去取水，他們也要花上两个多小时。

然而，即使在夏季里，一切都染上綠色，大自然在百年橡树树蔭下献出了清凉，这条小溪依然是荒涼的。在冬季就更不同了，一切埋葬在沉重的雪大衣底下，阴郁的东南暴风疯狂地钻入山峽里，旅客在被遺弃的牧场里再也找不到躲避地方，那时候这条小溪的确也变得可怕了。这条小溪由于被害者累累而以凶險著名：旅客們被严寒冻死，或者葬身在雪崩中，有的被飢餓的狼群撕成碎块，有的在盜匪的袭击中遭到杀害。

一九四四年的年初，在山峽里有一位无名游击队员遇难，他的名字也許永远不会被人知道了。他的牺牲在敌人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巴里党徒^①乘这个机会从他的反动組織里逃出来，投誠游击队。十一月的一个

① “巴里”即“巴里·康毕塔尔”，阿尔巴尼亚地主和資本家的組織。在法西斯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期間，巴里党徒和占領者勾結，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影响，阻碍成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走上叛国的道路，淪为外国間諜机关的走狗。

晚上，他向我讲了那桩事情。当时我们正在柯谷斯附近，我们事先布置了埋伏，袭击一支德国纵队，等候它经过。

可是，我得承认我丝毫不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讲出这件事来的。也许这是出于奇特的预感，怕这件事永远不能被人知道了，或者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回忆。不管怎样吧，在那天晚上，好象他感觉到第二天起他就永远无从亲口叙述了，也好象感觉到他将会在这次战斗中倒下去，因此他把他的心里话全都告诉了我。

在掩护着我们的两块岩石当中的崙哨上，他开始向我讲道：

“委员同志，您经常问队员们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投奔游击队的。每个人的回答各有不同，我也如此。我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老早就信服你们的正义主张的人，是热爱乡土的感情使我懂得我应该置身在这里，跟随着你们。当我投入你们的一个小分队的时候，你们的小分队是被人一步一步地钉着的，不仅敌人，而且还有一些同情你们的人，他们也认为游击队的寿命不会长了。早先我所说的完完全全是实情。但是当时如果你们向我再盘问下去，我就会告诉你们投入游击队的动机。我过去是一个职业军官，一个坚信民族主义的人，由于我亲眼见到你们中的

一位牺牲的经过，促使我投到游击队里来。

“我应该坦白地说，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巴里党徒的部队和德军是怎样紧密合作的。当时，我还以为那样做是对的，那完全是我们的首领们为了拯救祖国所执行的高明策略，而且是为了阿尔巴尼亚的利益首先来彻底消灭掉共产党人。那时，我以为那些游击队员才真正是被收买的人，或者是一些小流氓，在委员们的威胁下进行战斗的。可是，说句老实话，他们的英勇，他们的不屈不挠精神，往往使我感到惊奇。不过我总认为他们这样的表现，完全是出于阿尔巴尼亚人的天生性格。然而，到了最后，由于我亲眼看到了巴里党徒的部队所犯的罪行：放火，鞭打老百姓，抢劫，加上随时随地都可见到老百姓的气忿和憎恨；我开始怀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正确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以为那些被收买的人，或者在别人的威胁之下而投入战斗的那些人，绝不能够坚持下去；也恰好在那个时候我发觉这不再是出于单纯的天生性格，因为巴里党徒也是阿尔巴尼亚人，可是一听到枪声，就象羊群那样溃散开来。那些共产党人所以能这样英勇地战斗，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这些思想时时刻刻侵扰我的头脑，那时我就求助于

軍事學校發給我的軍事守則，來設法拋開這些思想。軍事守則上說，軍官們決不應該從事政治活動，也不應該關心政治，他們應該執行上級的命令，一心打仗。我得向你們承認，一旦遇到戰鬥，我絕不是為了裝裝門面才向游擊隊員射擊的，我也不朝天放槍，我打得還很厲害呢。我們的人吓得喪魂失魄，那是另一回事。他們一聽到游擊隊的槍聲，就拔腳逃跑。

“有一天，我在地拉那，上面命令我們開拔到麥塔奈希山和匈埃爾基山去作戰。不久以前，第一大隊曾經在那些山峽地帶開過，在地拉那所反映的恐怖是無法形容的。那些頭兒腦兒的人物都躲起來了，在那些日子裡，他們不再公開露面了。於是，我們的人就竊竊私語起來，好象那些游擊隊員就出現在首都最大的達日提旅館的門口，他們的大本營也設立在那兒。

“僅僅在兩星期以後，上面為了振作一下士氣，才決定派兵到麥塔奈希山地中心去。在出發之前，我們很明白，這次去絕不會跟游擊隊交戰，因為第一大隊已經通過山地到達了南方地區，而當時那個地區的游擊隊的幾支小隊力量單薄，他們也一定不敢攻擊我們的重兵的。最後，為了更加穩妥起見，在我們後面還有一隊納粹兵跟着開拔。